

Shuxiang
Tongnian
书香童年

常新港
著

在通向荒原深处的雪地上
有一行歪斜的小脚印
那是我和你童年的足迹
在那样的冬天
面对鹅毛一样的雪
我和你
跟其他孩子一样
都会固执地伫立在冬日的荒原上
等树发芽

雪幕的 后面



常新港
著

明天出版社

Shuxiang
Tongnian
书香童年

雪幕的后面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雪幕的后面 / 常新港著. — 济南: 明天出版社,
2014.5

(书香童年)

ISBN 978-7-5332-7964-6

I. ①雪… II. ①常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—②儿童文学—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74269号

书香童年

雪幕的后面
常新港 著

责任编辑 肖晶 张祝彬
美术编辑 武岩群
插画 LOST 7工作室

出版人: 胡鹏

出版发行: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明天出版社

社址: 山东省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

邮编: 250001

<http://www.sdpress.com.cn>

<http://www.tomorrowpub.com>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170毫米×240毫米 16开 14.25印张 2插页 146千字

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32-7964-6

定价: 20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联系电话: (0531) 82098710

目录

- 7 雪幕的后面
- 17 麦山的黄昏
- 25 硕果仅存的宝贝儿
- 39 烟囱下的孩子
- 106 跟小咬在一起的七天
- 115 面包中的葡萄干
- 133 十五岁那年冬天的历史
- 147 淑女木乃伊
- 160 咬人的夏天
- 169 哑炮
- 176 猫和我
- 183 灵魂草场之旅
- 225 作者的话

常新港
著

明天出版社

Shuxiang
Tongnian
书香童年

雪幕的后面



目 录

- 7 雪幕的后面
- 17 麦山的黄昏
- 25 硕果仅存的宝贝儿
- 39 烟囱下的孩子
- 106 跟小咬在一起的七天
- 115 面包中的葡萄干
- 133 十五岁那年冬天的历史
- 147 淑女木乃伊
- 160 咬人的夏天
- 169 哑炮
- 176 猫和我
- 183 灵魂草场之旅
- 225 作者的话





雪幕的后面

大片的雪悠然地从空中垂落下来时，天空一片迷茫，我不知道天地间的舞台上会上演哪一出大戏。我总有一个怪想法，大雪落后，人世间总会有大事发生。那年，我正上五年级。十二三岁的男孩子，有很多害怕的事情，比如说，死，或者是跟死有关的事情。它会给人的心里带来波动和恐惧。不怕死的孩子，都是书中写出来的假孩子和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人。

程婶养的两只猪死了，是得瘟疫死的。两只猪马上要出圈了，在卖掉它们之前，程婶早已经把一笔笔钱该怎么花都计划好了。猪死了，那些花钱的理想破灭了，所以，程婶哭了，她是逢人便要谈那两只猪，提到猪就要哭。爱骑车打猎的黄瘸子的狗死了，黄瘸子一个星期不吃饭，他差一点就绝食死了。黄瘸子打猎，根本离不开他的狗，他一枪命中野物时，狗会去把猎物叼回来。他有嗜睡的毛病，秋天在草地上，冬日在雪上，困意来了，

阻挡不住，他倒地就睡。在雪上睡久了，会被冻伤，会有危险，他的狗就会及时叫醒他。狗是黄瘸子的生命伙伴，是他的一条腿。刘林的爸爸自杀了，听说刘林的爸爸吃了能让一头大象都醒不过来的那么多的安眠药。刘林的爸爸跟我爸爸一样，他们是一起来的农场，一起在学校当老师，刘林的爸爸教数学，我爸爸教语文，他们又是一起被戴上高帽子游街。刘林的爸爸一个字都没留下，所以，刘林的妈妈哭得伤痛欲绝。她一直在家里翻找刘林爸爸可能留下的遗书，她觉得丈夫去了那么远的地方，一定会留下话的，不能不留下话啊……

刘林爸爸的自杀，让我在那个冬天失去了理想。原来，一个原本有理想的鲜活的人是可以自杀的。

爸爸的工资是马车老板赶着马车从十八里外的连队送到家里的。爸爸戴着高帽游了三个月街之后，被发配到农场下面的连队劳动去了。但是，爸爸在一个秋天之后，他的两条腿变得一条粗一条细了，我们看见后，非常吃惊，医生说那是典型的神经性肌肉萎缩。爸爸问：“怎么会这样？”

医生说：“最简单的理由是外部重复的刺激。”

爸爸“哦”了一声，说：“那就对了！”

医生问：“什么对了？”

爸爸说：“这个秋天，我一直赤脚站在泥坑里和泥，刚开始感觉到凉，后来就没感觉了，是麻木了……”

医生严肃地说：“你不能再从事体力劳动了，尤其是冬天，再这样下去，你就瘫了！”

爸爸开始在冬天养病。他一直在挽救自己的那条细腿，用尽



所有的康复手段，天天夜里用尺子量自己的腿，看它是不是粗壮一点了。

送工资的马车老板叫张中扬，方脸，留着一圈黑黑的络腮胡子。

妈妈说：“老张，胡子该刮刮了！”

张中扬说：“不刮好，冬天挡风，脸不冷。”

妈妈笑着问他：“夏天呢？也不见你刮啊？”

他说：“不刮好，挡蚊子！不怕咬！”

院门外传来一声鞭响，院门被人从外面推开了。爸爸对我们说：“你张叔送工资来了！”但是，我打开家门看见来人后，愣住了。

门口站着—一个拿着鞭子的陌生人。我回头对屋里的爸爸喊：“爸！……”爸爸闻声迎到门口，也跟我一样，愣愣地看着来人。

“是我，张中扬！”来说。

“老张？”爸爸的表情更显惊愕。

当家里人都从面前这个“陌生人”脸上找到那个熟悉的张中扬的影子时，都在心里问：“这是怎么啦？发生什么事情了？”

张中扬叔叔的脸又黑又瘦，浓黑的络腮胡子像雪染了一样变白了，他摘掉羊绒帽子，头发也白了。一个月没有见面，他像是完全换了一个人。

妈妈从厨房出来，根本不敢认站在门口的张中扬。她正在和面，准备擀面条，满手都是面粉，手心朝上，端在胸前。

“是老张？……”

“我是张中扬！”马车老板张中扬对着我们全家人说。

妈妈说：“你家里出什么事情了？”

张中扬看见妈妈满手面粉，问道：“正擀面吧？”

妈妈想起来，说：“老张还没吃饭吧？你坐下，我先给你煮面。”

妈妈进厨房给张中扬下面时，他在厨房门口探头看了一眼面板上的面，对妈妈说：“都给我下了吧！”

妈妈愣了一下，面板上的面是我们一家人的午饭，看来，张中扬饿坏了。他在等面时，一句话也没说，只是望着窗外阴沉沉的天，好像是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。他以前给爸爸送工资时，赶上吃饭，就在我们家吃了，从不吃第二碗，总是捂着碗口说：“饱了饱了！”不让妈妈再盛饭。

妈妈从厨房里把面端出来，摆在桌上，又在桌上放了一小碗腌辣椒。张中扬把羊绒帽子扔到炕上，开始埋头吃面条，连吃了三口，抬头对我说：“孩子，去给我剥头蒜。”我去厨房给张中扬剥蒜去了。等我剥了几瓣蒜进屋把蒜摆到张中扬碗边上时，他顺手把吃空了的碗递给我：“让你妈妈给我盛上。”

张中扬吃光了面板上所有的面，他用妈妈递给他的一块毛巾，擦了一下挂在白胡子上的面汤，说：“我孩子的妈一个月前走了。生了一场大病，她丢下了五个孩子给我。过去，我觉得是我一个人养活孩子，她一走，我才知道，五个孩子是我们俩一起养大的。现在，老大学会了干重活，老二帮着他哥干，老三是女孩，她学会了一天做三顿饭，老四和老五在灶房烧火，喂鸡喂鸭……”



他说话时，还指着我说：“老二跟他一样大了，老三老四跟你们家老二差不多大……”张中扬叔叔在拿着自己孩子跟我们做比较时，我觉得他的头发和胡子又白了许多。他的头发和胡子再白下去，还能白成什么样？就变成雪了吧？

张中扬说：“孩子妈走了之后，这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一顿面条了……”妈妈说：“以后来家里，我给你做一锅面！”张中扬说：“那我就是过年了。”

那天，他临走时，把爸爸的工资掏出来，放在桌上，用手捂住，半天没松开，像是有什么难以启齿的话要说。我们全家人都盯着张中扬摀住爸爸工资的手。

“其实……昨天就该送工资过来了，没经过你们同意，我借了三十块钱。这是剩下的。我会很快还给你们……”

爸爸说：“用吧用吧，别急着还！”妈妈也说：“别客气，先用着吧！”

张中扬终于松开了手，像放下了一件心事，对我们说：“我走了，我会很快还上那三十块钱的！”张叔叔摇着鞭子，马车轮子碾着地上的积雪，发出一种人的呻吟声，嘎吱嘎吱地走了。我站在雪地里，觉得天色、灰蒙蒙的环境，还有什么别的东西令我心情压抑，让我觉得不对。我突然发现张叔叔手里的鞭杆上鲜艳的红缨没有了，换成了一块黑布……它像黑精灵，刺目地在雪地里飘荡着远去，它在追赶另一只已经远去的黑精灵吗？

我在雪地里伤感着，一直伤感到家里人喊我进屋。

元旦快要到时，妈妈问爸爸：“张中扬快来送工资了吧？”爸爸说：“元旦前肯定送来。”妈妈又问了一句：“他借的三十

块钱有两个月了，这次能还了吧？”

我看见爸爸面有难色，停顿了好一会儿，爸爸才说：“老张家里有难处，让人家缓缓吧！别催！”

妈妈说：“我没催，按常理，快过元旦了，该还钱了！”

张叔叔赶着马车给爸爸送工资来了，还从马车上拎下两只灰色的野兔子。他把野兔子扔在我们家的院子里说：“我在山里套的，带过来两只给你们过元旦吃！”

爸爸很高兴地说：“谢谢啊！”我发现妈妈并没有显出多高兴来，反而表情比平时冷淡一些。但是，妈妈还是给张中扬做了面条吃，然后，张叔叔留下爸爸的工资告辞了。

关上门，我听见妈妈对爸爸说：“你说说，张中扬送来两只野兔子，不还钱，这两只野兔子是不是就顶了三十块钱了？”

这回，爸爸没说话。我觉得是因为爸爸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妈妈，这句问话回答起来很有难度，就像爸爸的那条变细的腿，想要恢复到原来的粗壮，很难。

见爸爸不回答，妈妈自己说下去了：“元旦不还钱，春节肯定要还的！我还想在这个春节给三个孩子做新上衣过年哪！……”

妹妹最小，她一听，就说：“我要过年的新衣服！”爸爸瞪了妹妹一眼，妹妹马上跟妈妈说：“我爸瞪我！”

爸爸想摆脱这个话题，站起身走出屋去。我看见爸爸一个人在雪地里转啊转，就是不回家。

春节到了，天上下了一场很大的雪。张中扬叔叔来了，除了送来爸爸的工资，还带来了两只山鸡。他还是从马车上把它们拎



下来，扔到我们家的院子里：“过春节吃吧！我在山里套的！”

张中扬叔叔指着山鸡红蓝色漂亮的羽毛对妹妹说：“羽毛要留好，可以扎毽子！用山鸡的羽毛扎的毽子，两年都踢不坏！”

妹妹和弟弟都高兴地用手去捋山鸡的羽毛。妈妈一直望着张叔叔，像是希望他说点别的。但是，张中扬叔叔还是没提那三十块钱的事。

张中扬叔叔离开的那天晚上，妈妈和爸爸因为这件事情吵起来了。其实，一直是妈妈在吵，在大声冲着爸爸吼，爸爸大多数时候是保持沉默的。妈妈跟我们说，爸爸不说话，比说话还让她生气。

“你应该问一下张中扬，三十块钱三四个月不还说得过去吗？元旦不还，春节也不还？就打算不还了是不是？上次送两只野兔子，今天送两只野鸡，真就顶了三十块钱了？……”

爸爸不想再听下去，他又推开门走了出去。妈妈更加生气，回头看到我，对我说：“给你爸送棉帽子去，你没看见他光着头走的？”

我抓着帽子追爸爸。春节前后的夜里很冷，我看见爸爸两只手捂住耳朵，在雪地里原地转圈。他看我送来棉帽子，问我：

“你妈让你送的？”

我“嗯”了一声。爸爸戴上棉帽子，对我说：“你张叔难啊！”我又“嗯”了一声。爸爸问我：“你说，我该张口跟你张叔要那三十块钱吗？”

我说：“爸，三十块钱不少啊！”

爸爸说：“对生活困难的人家来说，三十块钱更不算少了！”